

# 电视与视频

□ 众 告

战“疫”中“停课不停学”已成为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校响亮的行动口号，于是多种在线教学此起彼伏。不少行家也相继在网上发声助势，比如叶澜先生的《静默的汹涌——难忘中国2020之春》，程介明先生的《“停课不停学”：疫情过后》，袁振国先生的《后疫情时代线上教育的转型升级》等等。他们虽高瞻远瞩疫后，但对我们疫中的观察和反思不无启迪。

“停课不停学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，一是上海中小学基于有线电视网的“空中课堂”。它率先统一录播了各年级全部5000余节课程，不仅有音、体、美、劳，还包括升国旗、奏国歌、“两操”等活动，全然是“学校搬家”。二是清华大学的“雨课堂”。它的主体是网上的直播讲授，共有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3000多门新课。其中“由优质师资集中打造和承载的‘视频录播’资源和形式，为教育端和受教育端所共同偏好”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组，2020）。此情此景令我想起了电大办学初期与此相似的全国电视播课，那可是40多年前百废待兴之时啊！“先进传播手段+名师名教”，“一人讲课万人听”，那水准、那场景，至今难忘。

电视的确是个好东西。作为时代的产物，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还架设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桥梁。且当大学与电视联姻，才有了如今的电视大学。虽然电大全面更名在即，但也无法抹去曾经的电视烙痕。尽管电视普及率高、体验感好、仪式感强，却无法遮盖其自主性弱、互动性少、机动性差等天然缺憾。故当互联网悄然降临，电视必然转型突围，与视频迭代便有了讨人喜欢的A（AcFun）站、B站、抖音和快手。

据现场观察，上海基础教育的“空中课堂”虽然以有线电视公开录播形式为主，但每节课都安排有足够时间的本班师生网上互动对话，以弥补不足。清华大学的网上“雨课堂”，虽然也以视频直播为主，但往往课前有资源推送，课中有弹幕，

课后更有测评等与其配套，且向社会免费开放。令人遗憾的倒是，作为大规模电视教学的始创者和全网上课程开放的倡导者，当初却没能显现出那种“按时开学、准时开课、资源开放”本应有的力拔头筹，而痛失了一次宣传良机。

视频与电视同类，但因其容量小、成本低、传送易、选用好而成为教学的后起之秀。比如精英大学热衷的公开课和慕课，开放大学喜欢的课堂直播和微课均属此列。其实视频兴起的主旨是颠覆传统、再造教育，萨尔曼·可汗就做到了。他利用“视频+网络”，不经意地办起了可汗学院，免费视频、翻转课堂、自主学习和个性化教学，吸引了数千万学生以至于让比尔·盖茨也嫉妒。看来“理解未来电视的关键，是不再把电视当电视看”（尼葛洛·庞蒂，1996），从“看电视”到“用电视”，视频就是一种催化剂。

视频虽与电视同宗，但运用时需很多推敲。比如，电视的长篇幅，一般可以用来讲解和表演，但是视频的容量小，一般只用于强调和突出，这就是为什么电视总是广播而视频只能点播的道理。再比如，电视教学通常不配字幕，语音稍纵即逝难记起，但视频节目则应反其道而行之。所配字幕的画龙点睛，让学生们听得清看得真。视频产品还可以分众衍生，比如其语音可转出上网流传，让喜爱好者闭目聆听；其内容可图文微信，让有需者在手机上细细观看。

记得20年前曾看到《新周刊》第63期的封面，“砸烂电视”的大标题曾让人不解。而7年前391期的封面上“视频瓦解电视”的通栏标题又让人费解。如今想想“砸烂”其实只是个比喻，把电视大屏砸烂了，派生出许多掌上小屏，也没什么不妥。而“瓦解”也就是个猜想，尽管各自版图会发生变化，但媒体只会蜕变而难以消亡，直至走向融合。不过业界认为，未来“电视庙堂”和“视频江湖”的各自精彩真很让人期待。